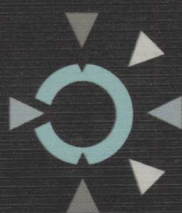


日语语言学前沿丛书

认知语言学入门

AN INTRODUCTION TO
COGNITIVE LINGUISTICS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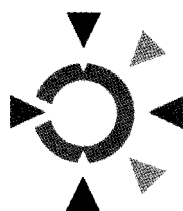
池上嘉彦(日) 潘 钧 主编

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

日语语言学前沿丛书

认知语言学入门

AN INTRODUCTION TO
COGNITIVE LINGUISTICS



池上嘉彦（日） 潘 钧 主编

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
北京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认知语言学入门 / (日)池上嘉彦, 潘钧主编. — 北京: 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 2008.9

(日语语言学前沿丛书)

ISBN 978-7-5600-7835-9

I. 认… II. ①池… ②潘… III. 日语—认知科学—语言学—基本知识
IV. H36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8) 第 147999 号

出 版 人: 于春迟

责任编辑: 杜红坡

封面设计: 袁 璐

版式设计: 蔡 颖

出版发行: 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

社 址: 北京市西三环北路 19 号 (100089)

网 址: <http://www.fltrp.com>

印 刷: 北京京师印务有限公司

开 本: 787×1092 1/16

印 张: 22.75

版 次: 2008 年 9 月第 1 版 2008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600-7835-9

定 价: 45.00 元

* * *

如有印刷、装订质量问题出版社负责调换

制售盗版必究 举报查实奖励

版权保护办公室举报电话: (010)88817519

物料号: 178350001

作者一览

池上嘉彦	(日)昭和女子大学 教授(东京大学名誉教授) 日本认知语言学会 会长
熊仓千之	(日)金城大学 教授
新村朋美	英国伦敦大学应用语言学 博士
潘 钧	北京大学 副教授
小泽伊久美	(日)国际基督教大学 专任讲师
徐一平	北京日本学研究中心 教授
盛文忠	洛阳外国语学院 副教授
守屋三千代	(日)创价大学 教授
近藤安月子	(日)东京大学 教授
中村芳久	(日)金泽大学 教授
本多 启	(日)神戸市外国语大学 准教授
尾上圭介	(日)东京大学 教授 原日本文法学会副会长
彭广陆	北京大学 教授
林 璋	福建师范大学 教授
马小兵	北京大学 副教授
朱立霞	洛阳外国语学院 副教授
张 威	清华大学 教授
郭永刚	东北林业大学 教授
于 康	(日)关西学院大学 教授
翟东娜	北京师范大学 教授
张 兴	洛阳外国语学院 副教授
施建军	北京日本学研究中心 教授
朴贞姬	北京语言大学 教授
王 磊	河南师范大学 讲师
王轶群	中国人民大学 讲师
周 彤	北京科技大学 讲师

本书出版得到日本大修馆书店的大力协助，特此致谢。

序

北京大学教授 徐昌华

承蒙本书编者池上先生和潘钧君垂青，索序于我。我感到十分荣幸，感谢他们的信任。写序是一个学习的过程。我认真阅读全部论文，加深了对认知语言学的理解。

语言学目前存在形式、功能、认知三大语言学流派。认知，据《现代汉语词典》的解释是通过思维活动认识、了解。语言具有认知功能，人们凭借它来认识客观世界，表述对客观世界的认知所得。认知语言学的哲学基础是体验哲学。人们认识、观察世界时受到某种认知方式的制约。语言结构反映人的认知方式。语言能力和人的一般认知能力之间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

认知语言学在20世纪末引进到我国，近一二十年来发展很快。汉语界和英语界率先开展认知研究，稍后日语界也跟了上来。1997年我在北大为博士生开设日语认知语法课。最早发表的关于日语认知研究的论文主要有：徐昌华《试析日、汉语中“上/下”的隐喻义》(2001)、朱立霞《对“に”的认知语言学研究》(2001)、翟东娜《认知方式与汉日量词对比》(2001)。朱立霞2002年完成的博士论文《现代日语省略现象研究——从认知语言学与语用学的角度》是国内第一篇主要运用认知语言学理论研究日语的博士论文，2004年以专著形式出版。翟东娜2006年编著的《日语语言学》一书用一章26页的篇幅介绍认知语言学的基础概念和理论知识。2006年出版的拙著《语用、认知与日语学习》用一半以上篇幅约11万字论述认知部分。郭永刚的《日语动词认知学》也是2006年出版的认知语言研究著作。

笔者近十年来学习、研究认知语言学，体会到认知语言学的巨大魅力和较好的解释力。初步了解了认知语言学的哲学、语言观和诸多原则，并尝试将它用于日语研究，取得了一些成果。如我考察了“上/下”的隐

喻义拓展,说明日、汉语中不少抽象概念是通过空间隐喻来构建的。还从认知的角度探讨日、汉语“先”表示时间的用法,发现日语「先」与汉语“先”的异同是源于认知图式的不同。日、汉语的“先”都可表示过去,不同之处是日语的「先」(还有「前」)可表示将来,而汉语的“先”不表示将来。日本人的时间观习惯于人动时间不动的认知图式,认为自己是向着“时间”(将来)走去。而中国人的时间观,认为时间向着自己走来,又从自己身旁走过,“前”表示过去。上述日本人习惯的人走向将来的认知图式在汉语中较少使用,而且表示将来的词语是“前”,而不是“先”。日语的「先」被赋予表示将来的语义,有别于汉语的“先”。这样的认识有较好的解释力,单靠语法研究是难以达到的。

我们相信日语认知语言学研究今后有广阔的前景。回顾历史,认知研究已经从引进阶段进入发展阶段。关注并从事认知研究的人逐渐增加,研究队伍初步形成,研究成果也更多更好了。举两个例子,2006年10月在北大举行的研讨会上,提交关于认知语言学研究论文的就有20人之多。另外,应邀为本论文集撰稿的学者也很踊跃。而且从客观上说,有着有利的条件。我们的日本同行在认知研究方面比我们起步早,发展快,成果多。国内语法学界对汉语认知语法研究也兴旺发达,成果累累。我们要虚心向国内外同行学习,迎头赶上,迈步前进。日语教学和研究的实践提出了大量研究课题,等待我们去解决。运用认知语言学研究日语是大有可为的。

本学术领域第一部论集的编著具有奠基意义,将有力地推动我国认知语言学的发展。它的问世标志着日语认知语言学作为一门独立的学问正在迅速地成长、壮大。

本书作为中日合作研究的结晶,有利于增进两国人民的相互理解和友谊。当本书即将出版之际,我们对池上先生的发起和两国出版社的鼎力支持表示敬意和谢意。

池上嘉彦先生是日本著名语言学家、东大名誉教授。对语言学研究贡献卓著,著作等身。现任日本认知语言学会会长,被誉为日本认知语言学研究第一人。曾在欧美从事认知研究,发表论著。他关注中国的日语认知研究,多次来京、沪、洛讲学,热心指导中国学者的研究。发起

编著此书意在提携后辈学者，推进中国的日语认知研究。

另一位编者潘钧是我国培养的第一个日语语言方向的博士。他研究的领域较广，在读博期间并未涉及认知研究，后来对认知语言学产生兴趣，钻进去了，做出了成绩。观其原因，不外是得益于知识面宽，汉语功底好，善于思考，触类旁通；加之赴日研究期间，有幸得到慧眼识人才的名师池上先生指点，遂脱颖而出。

本书由已在日本大修馆书店《言语》杂志2006年第5期上发表的9篇论文和后来由编者组稿的13篇论文构成。这两组文章各有特色，交相辉映，具有较高学术水平和参考价值。下面试加以简要的评述。

池上先生的论文言简意赅，内容丰富，是此组论文的核心，像一根红线贯穿于全组文中。事件识解是认知语言学的基本概念之一。识解是指说话人或听话人对一个客观情景加以认识而形成的概念，它分为主观识解与客观识解。前者为自我中心式的把握，后者为置身于事态之外的识解即脱主观的把握。兰盖克对识解（*construal*，日译为「事態把握」）下的定义是：“识解是我们用交替的方式对同一场景进行构思与描述的能力。识解包括详略度、突显、视角等几个方面。”“横看成岭侧成峰，远近高低各不同。”这首苏东坡的名诗是对识解一词绝妙的生动描述。池上先生指出人们采取哪种识解取决于采取什么姿态。这两者又涉及自我投入与自我分裂。文章还论述两种识解导致不同语言里有各自喜爱的表达方式，列举出不少语言事实证明操日语的人爱好主观识解。这一组的8篇文章都是从不同角度围绕识解展开的。篇末的中村先生的论文承上启下地论述了识解与认知模式即思维模式的关系。

在这里我高兴地向大家推荐池上先生应邀特地撰写的导言。这是一篇含金量很高，简明而准确地叙述认知语言学的好文章。它阐明了何谓认知，以及语言与认知的关系，强调指出日语具有倾向于以自我为中心的主观识解的把握方式。这篇导言值得我们反复精读。中村氏在论文中首先提出区分两种认知模式，即Iモード和Dモード。文章论述了认知模式与语言主观性、客观性的关系。二者皆为认知的反映。主观性是Iモード的反映。还阐明了日语的主观性侧面如具有此时/此地性、状况内视点、非分析性等特点。从对比的角度考察了有关语法现象的有无多寡，如主

观谓语、定冠词等。作者强调不仅要看语言的表面特性，还要注意以认知模式为轴心的语言整体。

下面简要评述由编者组稿的文章。本多氏的文章论述自我感知，涉及语言哲学和认知理论方面，读后受益匪浅。尤其是论述了语言中的自我，阐明了人与语言的关系。指出生态学的自我是指“通过运动过程中产生的视像的变化，来直接感知到的自我”，“语义结构中包含进行运动的感知者和说话者”。接着探讨了第一人称代词的语义学，作者将它定义为：“第一人称代词是将包含于（经过观念上的分裂和移动后的）感知和认识者的‘视像’中的自我作为指代对象的表达形式。”日语中的第一人称代词值得我们注意。日语中表示感觉、感情的谓语受第一人称主语的支配。在日本人的语言意识中，怀有感情的主体原则上是第一人称，而不是第二人称或第三人称。所以「私は寒い」这句话成立，而「彼/彼女は寒い」不成立。尾上氏的论文论述了ラレル句的多义性和主语配置的复杂性。关于ラレル句的多义性，是一个老大难的问题，以往人们从句法角度解释，难以得出理想的结论。作者跳出了旧框框，运用认知语言学的理论和方法来研究。采用发生意象图式把握、阐述了发生句的6种用法，对ラレル句主语配置问题也得出了有解释力的结论。此文逻辑严密，论述精当，具有很高的学术价值，读后令人耳目一新。

彭广陆的论文是关于视点方面的，是一篇难得的好文章。视点是一个重要的范畴，它出自于修辞学和文学，被纳入语言学的诸多流派的研究领域。作者充分吸收了视点研究的先行成果，详细介绍了视点研究的历史与现状，提出了作者自己的假说，简要地论述了造成感情形容词人称限制的原因以及语态与视点、授受句与视点等问题。林璋的论文研究「申し上げる」的词尾化。文章用认知的观点很好地解释了敬语动词「申し上げる」为什么可以用在词尾以及它是如何从动词演变为词尾的问题。作者列举了「申し上げる」的词尾用法，统计了作为谦逊结构式后缀和作为词尾的用法，指出「申し上げる」的语法化的路径是：动词>谦逊结构式后缀>词尾。动词用作词尾是语法化的一种方式。本文的价值在于打破了传统语法研究对「申し上げる」的解释，运用认知观点进行研究，得出了有解释力的独创性的结论。马小兵的论文探讨「としては」

的主观化，采用认知理论从主观化角度进行分析，提出由「として」发展到「としては」是一个不断主观化的过程，认为「としては」表示主语化立场。朱立霞的论文涉及语言的渐进性和主观性把握，实质上是运用认知语言学的理论与方法来解释日语中的难点。文中举出的日语难点和所作的辨析，对日语教学可谓颇有裨益。张威的论文是关于自动词句有无标记表示结果可能义的认知分析。依照原型理论和意志性动作三要素的概念模式，阐明了有对自动词无标记表示可能义的用法，描述了此类可能义的成因及其语义机制。图2可能义的语义结构与结果可能义的定位是很重要的图示，说明三类可能义的共性与个性上的差异。此文内容丰富，很有价值。

郭永刚的论文探讨「たつ」类的认知过程。文章探讨了本动词「たつ」的基本义项以及「たつ」类家族包含的同音异义词和同源派生词，指出日语动词「立つ」与汉语动词“立”完全不同。汉语的“立”是典型的站立概念，日语的「立つ」则是一个放射性范畴。文章对使用「立つ」时所依据的思维方式作了恰当的描述。例如「月日のたつのは早いものです」(时光流逝得可真快呀)这句话中的「たつ」的语义用法与日本人的时间观有关，日本人用带有脱离点的脱离模式来表示时间的流逝。此外，还阐述了生成复合动词时「立つ」的几个义项和移动方向制约着对后项动词的选择。于康的论文论述「～てやる」的语义和用法。作者运用原型理论和兰盖克的语义扩展网络模式，揭示了「～てやる」的原型意义即基本义和派生义的相互关系。文中3.5的图4是很有解释力的。翟东娜从认知的角度研究量词，早在2001年就已开始着手了。本文不是简单的重复，而是锐意进取，在研究的深度和广度上都有进步。尤其是较系统地运用认知理论和方法，借助范畴化的观点对所计数事物的空间形状进行分类，从中选取若干主要量词，借助意象图式、扩展、转喻等理论加以解释，得出较有解释力的结论。作者阐述了“条”与「本」各自的基本认知特征，进行“条”和「本」的对比分析，观察到日、汉语空间认知和范畴扩展的共同点和不同点。作者对认知理论领会正确，运用自如，论说精细，写出了高水平的文章。

张兴和施建军从背景化角度研究「～なかを」是一个良好的开端。

他们从结构和语义两方面分析「～なかを」。发现「～なかを」部分还呈现出从表示一定的场所、范围向动作、作用发生的状况、背景变化的现象。作者把这种现象称之为背景化。朴贞姬的论文与「～なかを」有关，探讨了日汉路径认知对比，阐述了日汉路径结构的句法功能及其表达特征。本文对日汉路径表达的异同进行了准确精细的考察。王磊的论文考察了「～棚の上に、～棚上に、～棚に」的适用范围、意义以及与汉语“～架（柜）上”的对应关系，得出了明确而具体的结论。汉语和日语的“上”是最常用的方位词，用法也相当复杂。作者从认知的角度出发，搜集了大量的语料，进行了精细的分析，吸取了先行研究的成果，并有所发展。

可以毫不夸张地说，本书呈现给读者的十几篇文章都是言之有物，言之成理，各有所长，值得一读的文章。其中有的虽属起步之作，但也是作者经过刻苦钻研、认真思考之后写成的。

希望以本书的出版为契机，在日语界更深入、有效地开展认知语言学研究，提升研究的水平，取得更丰硕的成果。

附识

探讨识解和认知模式问题，联系日汉对比就会出现不同意见。简言之，日语为主观识解，英语为客观识解，汉语呢？有的中国学者列举主语的表达和移情等语言事实，认为汉语比较接近英语，客观识解居多。笔者对此持异议。从宏观考察，并从典型的语言事实出发思考的结果，我认为日、汉语为主客合一型，英语为客观识解型。汉语和日语也有差异，是同中有异。具体论述从略。

徐昌华

2008年7月15日

导言¹

日本认知语言学会会长 池上嘉彦

根据日本文化厅的指示，自2002年度开始，作为日语教师培养计划的一部分，“认知语言学”作为其中的一个必修科目被确定了下来。作为语言研究的最新趋势并且尚处于“年轻”阶段的“认知语言学”此次如此受到垂青，值得关注。同时我们也可以充分领悟到，这一举措饱含了相关人士对充实日语教学内容和进一步谋求日语教学水平质量提高的殷切希望与期待。

1. 从语言学发展的角度看“认知语言学”

1.1 作为学科的“语言学”其确立比较新

关于语言的朴素的兴趣（例如来自地域的差异、基于时代的变化、关于词源的揣测等）按说在极为遥远的古代就已存在。另外，就特定的语言而言，在不同的时期，尽管程度有所不同，但关于该语言的语法或辞书的研究也一直在绵绵不断进行，有时是从哲学的角度，有时候则加入了有利于教学的考虑。但是，提起作为近代意义上自成体系的“学科”语言学、即自觉意识到特有的对象和方法论的语言学的确立，那么它还算是比较新的。一般来说，由于18世纪末有人指出印度古代文献中残留的梵语与欧洲各语言相似，受此启发有学者对各语言间的系统



¹ 本文原题为「認知言語学と日本語教育」，因其内容在客观上起到了导引、统摄全书的作用，故改名为“导言”。

关系进行研究，构拟出他们共同的“原始基础语”，由此才产生了尝试阐明现代各语言诞生之前的文化及其传播过程的“历史比较语言学”（comparative linguistics）。整个19世纪，在语言学方面这种“历时”（历史性的）研究占据主流。进入20世纪后，则明显倾向于“共时”（描写性的）——也即对某一特定时期（尤其指现在这个时点）的某种特定语言进行系统地描写。

1.2 20世纪的语言学：“人”与“语言”

不言自明，“语言”是由“人”来使用的。此时，“语言”与其使用者“人”之间的关系如何？并且对这种关系的程度该如何认定呢？就此问题，学者们各有不同的看法。尤其是，是脱离“人”（或置“人”于不顾）、仅仅集中于“语言”来考虑呢？还是联系语言的使用者“人”来考察“语言”呢？对此学界看法不一，由此才形成了20世纪语言学流变的主要特征。

首先，直至上世纪中叶一直仍占学界主流的是美国的“结构主义语言学”（structural linguistics）。他们的目标是“对语言构造进行描写”。通过他们的努力，最终建立起这样的语言认识：语言是“相对的”（relativity）。也即，各个不同的语言在不同的方面有异，可是到底哪一个才是最典型的语言呢，对此他们无法做出回答。

上世纪中叶之后，新兴的“转换生成语法”（transformational generative grammar）理论迅速兴起，很快占据了语言学的主流宝座，语言学的研究目标被重新设定为“揭示人的语言能力”。他们认为，只要是人，不论谁都具有习得母语的能力。基于这个认识，他们对语言的关注主要集中在语言的“普遍性”方面。可以认为，在此阶段所谓考察“语言”要联系使用“语言”的“人”的这种模式是成立的。但是，所谓的“语言能力”被具体规定为：“通过有限的规则可以生成无限多的合乎语法的句子”，并且，运用这些规则生成句子的作为“语言”使用者的“人”全部都是在规则运用方面不会犯丝毫错误的“理想”化的存在。由于导入这种假设，结果是，本来在采用有限的规则生成无限多的句子的过程中，

按说由于作为语言使用者的“人”会通过上下语境等自我认知活动来主动地参与到语言的生成当中，但此时“人”的要素的存在感被极度淡化。结果必然还原为：一方面规则是有限的，而另一方面句子则是无限的。这种事实上的二项形式关系代替了对一切事象的解释。从结果上看，“人”的要素被认真纳入“语言”研究之模式的确立则不得不等到下一个阶段。

自上世纪80年代前后开始，逐渐以系统的形式产生、并成为下一个语言研究主流的是“认知语言学”(cognitive linguistics)。该学派研究语言的基本观点用一句话概括就是认识到：“语言是通过人的认知活动赋予(表达)动机的”。这种认识与长期以来在语言研究方面被视为不言自明的前提“语言的任意性”的观点相对立。“语言的任意性”这个概念本来是指语言符号的任意性。也就是说，某一个词其特定的词形与特定的意义相结合只是来自于习惯而已，并非有何特殊的理由(因此不可解释)。这种认识后来逐渐被泛化，被当作宛若是可适用于解释语言构造一般情况似的。(果真如此的话，语言只要进行正确“描写”就行了，没必要“解释”为什么会是这样。执此观点恐怕也与这种方法论上的方便之处有关)。在“认知语言学”看来，语言作为人的“认知”活动的媒体，比其他任何媒体所能起到的作用都更重要。基于这个认识，假若真是如此的话，人的“认知”活动中可认定的某些倾向性当然会在作为媒体的语言的存在方式中留下某些烙印(所以语言不是任意的)。由此观点出发，语言学家对语言构造作为“赋予表达动机的”机制重新进行考察，业已发现了很多饶有兴趣的观点。关于相对性还是普遍性的问题，认知语言学的立场可归纳为语言具有“类型学”(typology)特征。人的“认知”行为一方面作为人类共同具有的心智功能，应该研究其“普遍性”的一面；与此同时，还应该作为不同文化的承担者，考察其“相对性”的一面。但是，作为人的“认知”功能，当然从一开始就会受到某些制约，相对化也不是可以无限进行下去的。所以我们可以假设为，思考语言问题，既不可认为具有绝对的普遍性，又不是无限的相对性，可以把它们归纳为具有若干有限数量的类型。

2. 何谓“认知”

2.1 三个过程：“感觉”、“知觉”、“认知”

泛泛而言，可以规定“认知”是人从各种事物中读取意义的行为。可是，仅仅如此定义，那么这种行为与人的其他行为的关联该如何界定呢？这么说不甚清楚，也不确切。于是，笔者试图加上与“认知”相关的其他两个行为：“感觉”和“知觉”进行考察。这三种行为构成了人与外界事物相关涉时所需要经历的一系列过程。

例如，设想有这么一个场景：在暗得看不见东西的屋子里听到什么声响。首先，注意到的是自己的听觉器官受到某种刺激。这即处于所谓“感觉”(sensation)阶段。也就是说，“感觉”是身体内部发生的事情。接下来，我们要做的是注意力向外，寻求引起这种感觉的刺激源是否在体外的周边环境。假定看得见前方右侧有一个像是刺激源的物体的模糊轮廓。确定外部有刺激源存在需要一个过程，该过程被称为“知觉”(perception)阶段。接下来，即是思考存在物究竟为何物的过程。比如是收音机？是立体声设备？或者是带有定时装置的点火装置？假定可以判断为是立体声设备，那么在这个阶段就可以明白刺激源的意义，此即为“认知”，即所谓读取意义的阶段。

2.2 证明生命存在的“认知”

如果能够读取意义，那么就可以大致知道对此应作何反应为好。比如，若是立体声可置之不理，需要的话可以去关掉。可是，如果假定你明白它或许是装上了爆炸物的定时装置，那么当然最好选择迅即离开现场。

包括人在内的所有生物，都会在自己所生存的环境中感知各种各样的刺激。此时最重要的是，生物体判断自己所感知到的刺激对于自己意味着什么，并对此作出相应的恰当反应。做不到这一点，那么生存感就很难捕捉。也就是说，读取意义的行为印证了生命体的存在。

读取意义这种行为，具体到人来说，人是以人的自主思考为媒介的。

但是，人以外的生命体，从刺激到反应的过程很多时候是以被称为本能的那种东西为媒介的。自主读取意义，也就是说，“认知”是赋予了人这种生命体典型特征的一种行为。

3. “语言”与“认知”

思考与人相关的各种各样的“认知”活动，我们不难发现，最典型的是以“语言”为媒介进行的。（事实上，我们耳朵听到“语言”，眼睛看到“语言”，几乎都会自动地进行“意义”读取）。

如果“语言”是如此深入地与人的“认知”行为相关的话，那么在“语言”这种媒体里面理应会有人的“认知”行为的烙印以各种形式存在着。

3.1 “词汇”与“认知”的关联

3.1.1 分类，或者说是“范畴化”

为世上所有的事物分别给予命名也许并非不可能，但如此形成的语言，其词汇数量则会达到无限，以至超出了人的可记忆范围，作为语言很难使用。因此，无论什么语言，尽管存在程度上的差异，但确实都是将一定范围内的词语统一到一个类别（范畴）当中，将它们看作是“相同”的事物来使用同一名称（词）。

3.1.2 分类标准与“人”的关联

此时重要的是，对不同事物，做出“相同”判断的标准不能从事物本身的客观特征当中去寻找，而却可以从使用这种语言的人认为对他们来说（这些事物）具有相同的意义或价值的判断中寻求。不难发现，为此缘故，在语言的词汇中所反映出的分类常常会有不符合科学分类的情况出现。（例如，「薬草」和「雑草」这两个词反映出对人类而言所具有价值高低的视角，但这种分类不是科学的分类。把「鯨」划入「魚」类也是出于同一道理。）也就是说，语言的词汇体系堪称反映了语言的使用

者是如何“认知”(赋予意义)与自身相关环境中的各种事物的分类体系。另外,相同属性的一系列事物在不同的语言中分类有所不同,这一点也暗示我们,不同的关注形式反映出文化上的差异。(例如,「アニ」/「オトウト」同“brother”,「ツミ」同“crime”/“sin”,等等)

3.1.3 通过“原型”方法进行的范畴化

词汇体系中反映出来的分类差异此外还显示出与“人”相关的特征。倘若是科学分类,属于同一个范畴的成员均满足同一个条件,由此才会被归入同一个范畴,所以同一个范畴的成员全都是平等的。(例如,2也好,20也好,200也好,都可以用2来整除,由于它们满足这个条件,所以作为“偶数”范畴的成员,均是平等的。)但是,从词汇体系角度来看,其分类并没有那样严格。例如,赋予「鳥」范畴特征的条件可以举「翼を持つ」、「羽毛に覆われている」、「飛ぶ」、「卵を生む」等,「雀」和「燕」满足所有这些条件,但同样是「鳥」,「鶏」和「駝鳥」等只满足其中的一部分条件,到了「ペンギン」甚至让人怀疑它是否真的还可以称为「鳥」了。也就是说,属于同一个范畴内的成员并不能说都是平等的。反映在词汇体系中的这种分类,恐怕是采用下面比较灵活的方法处理的。首先是设定该范畴成员中具有“典型性”的事例(被称为“原型”)为标准,经判断与之具有某种程度相似性的事物被当作同一范畴的成员来对待。因此,常常有与相邻范畴界限不明确的情况发生。

将无限多的事物统合到数量有限的范畴中,从制约词汇体系分类的角度看,上述灵活的处理方法恐怕具有必然性。但是,采用灵活的处理方法固然有利于“统合”这个功能,但对于范畴的另一个面,即“区别”功能来说,则是不充分的。支持这一功能的是每一个范畴作为标准所设定的“原型”属于比较固定不变的事例。

说起“原型”,还有一个有意思的现象。乍看属于同一个范畴,但语言不同“原型”也会随之不同。例如,在英语中“蔬菜”(vegetable)的“原型”是“胡萝卜”(carrot)或“豆”(peas),但不论是日语还是汉语都与之不同。